

《山地研究》与山地研究

余大富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41)

由于多年来疏于捉笔,加之暮年转行,个中细节知之有限,为此,只能简略谈谈《山地学报》以及创办人、《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对山地研究的作用,以贺《山地学报》创刊 30 年。

以“《山地研究》与山地研究”为题,期冀说明《山地研究》乃基于山地研究,而一旦《山地研究》诞生,则二者就是不可分割的。这里的《山地研究》指山地杂志,包括由它更名而来的《山地学报》及新创办的英文刊《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而山地研究则指山地科研行为或活动。山地研究催生了《山地研究》,而《山地研究》又反过来为山地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传播、交流、借鉴平台和参考文献。无论是《山地研究》,还是山地研究,都离不开其主体山地研究所(泛指山地研究机构)和从事山地研究的人。所以,下面要谈及的将主要以山地杂志的发展为基线,散漫地涉及到山地杂志、山地所与山地研究活动及其相互关系。

1 顺势创刊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是被称作“科学的春天”的年代。科研院所恢复和扩大建制、科研人员归队扩招、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丛生及其科研课题的广泛铺开,使科技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油印、打印、铅印的研究报告和内部交流资料,以数倍于正式书刊大量涌向各单位资料室,成为当时研究者们的主要发表渠道和主力文献来源。为适应科研成果发表和交流需要,旧刊复刊、新刊创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行业、领域展开。中科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现成都山地所)顺应大势,于 1983 年创办起

《山地研究》。这意味着山地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确立,也意味着山地科学的形成有了成长和发展的基地或平台,更意味着山地研究将迎来空前活跃期。与此同时,冠以或含有山地二字的专业学术研究组织也在多个行业和专业领域相继建立。至 1990 年代末的 10 多年间,《山地研究》不仅积累了大量山地研究专题成果,而且联络和集合了大量山地研究专门人才。山地,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也已经被公众和学术界认同。

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内容多立足传统、偏重“写实”,基本上都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和立场出发、以地理学的方法进行的地理调研,且以考察报告居多。专门的山地科学理论探索不足,特别是作为一个学科的山地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总结严重缺乏。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地理学背景展开研究。

也是这一时期,在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有关组织和基金会的推动和资助下,国际间山地研究也在蓬勃发展。特别是国际山地研究会和区域性的国际山地发展中心等学术组织机构,以及《山地研究与开发》和国际山地论坛的创办,更推动了世界性的山地研究在有关山地国家内部和国际间合作开展;并以百花齐放的态势,在突破地理学学科界限的许多领域同时得到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山地研究》也开始注意到山地科学的核心理论研究问题,发表了如《初论山地学》等山地学科专题探讨文章。

2 独辟蹊径

但是,山地研究并没有形成有山地个性的学术

收稿日期(Received date): 2012 - 08 - 20。

作者简介(Biography): 余大富,研究员,主要从事山地生态环境与山区发展研究。[Yu Dafu, researcher, principally engaged in the mounta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ountain development research.]

理论,更谈不上系统的山地科学理论。因此山地仍然只是许多不同学科的研究场所,而不是一个有自身秉性和特质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而事实上,山地和海洋、湖泊、冰川等地理学分支学科一样,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它本身具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潜质、可能性和实际需要。因此,为了强化山地为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服务功能、提高其服务效能,有必要将山地研究从地理学科附属地位和羁绊甚至是桎梏中解脱出来,向有独立秉性的学术方向推进或演进。这就成为《山地研究》向《山地学报》演变的动机、动力和前提。

虽然山地研究原本只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或组成部分,但是,实践证明,无论从山地开发应用还是山地科学理论发展角度,山地研究已经不限于地理研究的内容和学科局限。从事山地研究的也不局限于地理学专业人士,许多其他学科如农林水土、地质工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已加入到山地研究行列。因此,山地研究需要独辟蹊径,发展独立的山地学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也是为了顺应和配合这种发展趋势,于上世纪末将《山地研究》更名为《山地学报》,就成为情理之中和顺理成章的事。此举既意在突出山地研究的特殊性,也意在强调山地研究的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必然性。改名配以编辑方向调整虽有某种成效,例如,短短两三年,影响因子大大提升,由全国排名六七百位一度上升到17名、51名。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提升山地科学理论建树。事实证明,建立山地科学体系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想象和意愿不等于实际;要发展山地科学、建立山地学,本质上并不取决于刊物自身,而是依赖于从事研究的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环境及结果。到目前为止,山地研究仍未形成统一的山地科学基础理论,更说不上建立起哪怕是雏形的《山地学》学科。虽然,一些专门分支领域得到了较大发展,其中,尤其是山地灾害异军突起,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看起来虽然成功,仍然有意无意冷落了山地科学基础的、核心理论课题。这虽有各种各样原因,但体制和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山地所及其山地研究的纵深发展,为《山地学报》提供了充足的营养,使《山地学报》获得了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山地科学平稳健康发展的重大转机。

3 走向国际

与我国山地研究蓬勃发展同时期,国际上山地研究也如火如荼发展。国际山地研究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和活跃。无论是从了解、借鉴国际山地研究的成果和经验,还是推介中国山地研究的成果和经验,都迫切需要一个我国自己的国际性的山地研究专业学术期刊。然而,由于文化差异、思维惯性及其他多种原因,仅靠中文山地杂志很难有效吸引和会聚国际山地研究的精粹,因此也难于承载和推进山地科学理论长足发展的重任。于是萌发了创建一个新的英文山地杂志的想法。恰在这时,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学术期刊迅猛发展几至泛滥的程度,促使国家权宜之计地暂时冻结了新刊创建。正是这个冻结期,给有专业特色的英文刊的创办提供了潜在的机遇。定位为国际性山地科学的英文期刊《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看准并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次性申请获准创办。

创建《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意在与国际接轨并走向国际,因此,一开始就确立了国际化定位和策略、措施。首先是(外籍编委占80%左右)编委国际化;其次是与国际组织联合国大学、国际知名出版社Springer合作办刊;第三是组织、吸纳国外作者投稿达总用稿量的60%以上;第四,也是最实质性的一环是争取短期内打入SCI检索系统。《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立足于国际化的策略显然是正确的。它能在(2004年)创刊3年后的2007年被SCI收录就是明证。几年来,JMS已经广泛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山地研究学者投稿、荐稿;有越来越多的世界同行被邀请担任编委并参与审稿、编辑工作;联络和团结了一批国际山地研究知名学者,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与此同时,也给国内学者开辟了一个了解国际山地研究动态的捷径,增加了一个快捷发表研究成果的交流平台。

不过,《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的目标不应局限于此。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推进山地学学科和山地科学研究体系的建立。但是,这个愿望能否尽快变成现实,本质上有赖于山地所这个“后台老板”及其山地研究活动的发展取向、方式和研究成果。可喜的是,目前山地研究的大环境空前宽松,山地所及其研究活动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多专业的高起点野外研究台站的建立、许多瞄准国

际前缘和国家现代化需要的山地研究课题的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的频繁展开、国际学术会议的广泛参与、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和深化,为推进这个目标的早日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只要兴趣(信念)还在,就有理由期待,在我们自身的山地研究基础上,开放地融合国际山地研究的精华,必将孕育出独立的山地科学,进而发展起山地学。

虽说山地科学理论体系和山地学的建立本质上依赖于山地研究的深化。但是,山地杂志也不是就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为了推进山地科学系统的形成和山地学的建立,山地杂志编辑的责任就是导向,有意识地引导作者开展理论研究,鼓励和优先支持有创新意识的理论文章的优先发表。要善于发现、发掘哪怕不甚成熟却有创新潜质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并加强评论和推介。编辑要学会做“厨师”。第一,要会采购和开发优质原料(对口组织稿源、发掘新人新作);第二,要会独创菜系、开发新特品种(融合创新成果,支持新奇研究);第三,要会拿捏火候,合理调配佐料(巧妙组织编辑,帮助修改润色);第四,要习惯王婆卖瓜、及时推介评论。

最后要说的是,创建一个新学科不可能一蹴而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是不适用于创建学科的。所以,为抢占先机争取到山地所在山地科学领

域的国际领先甚至领导地位,既需要只争朝夕的气魄和宏大目标,更要有踏实的科学精神和正确的研究路线和方法。首先需要明确,要建立什么样的山地科学,或者说什么是山地科学、什么是山地学?无论作为综合性学科,还是专门学科,山地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应该是有相对排他性。即不能与相关(相邻或相近)学科重叠,尤其不能与传统地理学重合。从独立学科的山地科学或山地学立场出发,目前的山地研究过于庞杂,没有专一性,这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学问或学科。但假如研究内容过于狭窄,这也不能成为有实际存在价值的山地学。固然,发展山地学是人类共同需要,是全球山地研究者的共同责任。但是,崛起中的中国的山地研究者们为什么只能追踪、模仿而不能当这个领头羊呢?在我国知识创新工程发展势头正劲、山地研究又已被国家切实认可并大力支持的大背景下,由中国科学院的专业山地研究所在承担山地为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多种研究任务的同时,加速山地科学研究体系的发展和山地学的建立,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正当其时。在这个过程中,山地杂志可以担当和发挥“厨房”和“厨师”的功能。愿“山地研究”和山地杂志在其共同主体山地所和山地人的引领、支撑下,向着那个理想目标努力吧!

“Journal of Mountain Research” and Mountain Research

YÜ Dafu